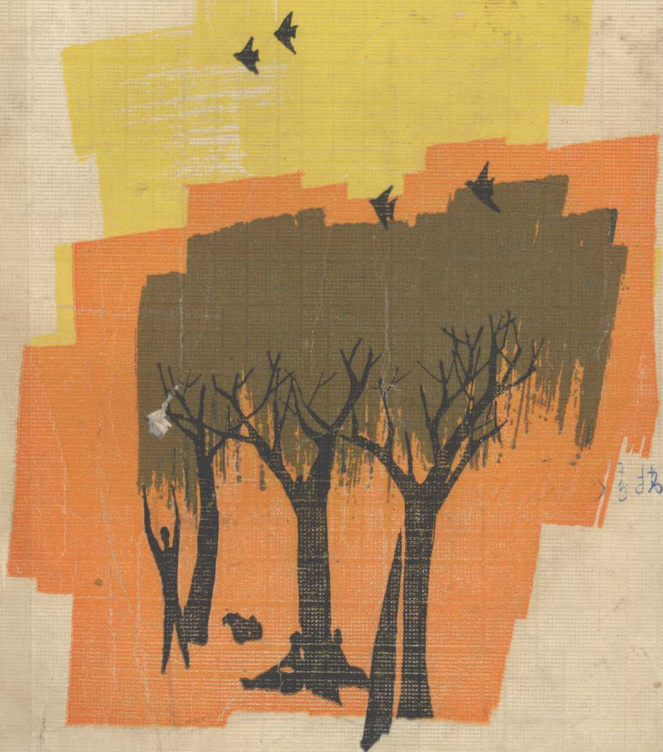


● 中学生心态文学丛书 ●

夏天的素描

● 韩晓征 ●



新 蕾 出 版 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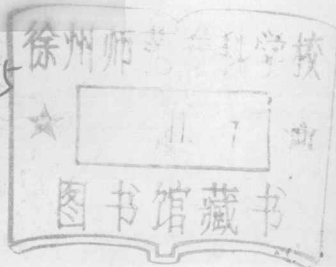
• 中学生心态文学丛书 •

夏天的素描

韩晓征



22592552



新蕾出版社

106653

责任编辑：王公惠

中学生心态文学丛书

夏天的素描

韩 晓 征

*

新 蕾 出 版 社 出 版

天津新华印刷三厂印刷

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

开本787×960毫米1/32 印张3.875 插页6 字数57,000

1988年12月第1版 1989年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3,500

ISBN 7-5307-0263-7/I·129(儿)

定 价：1.55 元

引 子

那只蝉叫得真响。整个校园都听愣了。本来就热，再听见它，让人心里躁得不行。

从今天起，开始期末考试。闯过这三天就自由了！所有走进考场的人，都这么对自己说。

沈明看看表，差五分八点。前边还有一个位子空着。他的眉头皱得更紧了。他担心舒梅……

考场上仍旧是老规矩——把课桌倒过去放，就是口朝前向着黑板和监考老师。大家为此曾经很不痛快。这招真是想绝了！

但时间一长，就像习惯了似的，没人再说什么了。

蝉声里，铃声也响了。教室里一下子飘散开油墨的气息。邓海涛使劲闻了闻卷子上的油墨味儿。这是个习惯，能马上兴奋起来。他把五张试卷顺次理好，平摊在课桌上——“一九八五——八六学年度高一年级期末语文试卷”。他从第一张试卷卷首的第一个字看起，很快就进入了临场

发挥的最佳状态。

教室里只有笔尖在试卷上行走的声音。老师在一行行的座位间踱步。座位上的每个人都很清楚这次考试对自己将意味着什么。一年以前，经过升高中的鏖战，终于接到录取通知书时的那股松快劲儿，如今已经消失大半。他们知道，学校在去年的高考中又一次取得了百分之百升入大学的成绩，有个同学还夺得了全市理科“状元”的桂冠。这个同学的名字就被每个年级的每个老师在各自的课上挂在了嘴边。一提“状元”所在的那届学生，不说“某届同学”，而是说“某某某那届”。“状元”的名字成了那一届所有同学的代名词。他本人也成了在校同学仰慕的一颗星。随着那星光的照耀，一种自豪之后的紧迫感和沉重感透进了每个班级……

铃声再一次响起。总成绩的六分之一已经无法更改。交卷后，许多人并不像往常考试那样，急于对答案。有人出去走走，有人上厕所，有人静静地坐着。都是考场“老手”了，懂得在这个时候要保持情绪稳定，以待二十分钟之后的物理那一关。

一个初中小男孩儿，在门口一闪，就过去了。考勤员拿到了一张纸条。认出那男孩儿是舒

梅的邻居，沈明忙走过去。考勤员的表情有些异样。

舒梅送母亲遗体去火化场。请老师准事假并予补考为盼。

学生家长 舒天华

班里有些骚乱。许多人围在考勤员身边：高晓帆、陈茜、宋萍萍、邓海涛、林秀……

那假条上，一个没有写出来的字，撞开了每个人心里那扇门。从那里走进去，将看到一个怎样的世界呢？那个字，对于十七岁的人们，是太遥远了。此刻，也许只有舒梅，正眼睁睁地面对着它……

铃声又响起来。每个人都匆匆坐回原位，教室里重又安静下来。闷热的混着油墨味儿的空气里，似乎多了些什么。每个人都集中精力开始答卷。那扇门，刚刚被撞开，现在又关上了。可那是虚掩着的。

监考老师注意到，除了舒梅，还有一个人没来。那是梁京生，座位在邓海涛后面。不过，他的缺席，没人留意，也没人知道是什么原因。

第二门考完了。许多人开始摇头叹气——物理卷子比预想的还难。有人在心里骂物理老师：

“好个横路静二！”物理老师长得酷似日本演员。无法挽回了。无可奈何。走人，回家去。

校门口一下子热闹起来。蝉声和人声撞击着闷热的扬着尘土的空气。沈明一反往日，不理任何人，蹬上车就骑远了，似乎没有听见高晓帆喊他。宋萍萍见林秀又和高晓帆走在一起，心里很不是滋味儿。陈茜轻轻拉了她一下，两个人并肩走了。邓海涛很迟才离开，用中速蹬着车，脸上毫无表情，听一路的蝉声，任树荫洒满肩膀。

真的，蝉的叫声太大了。那噪声响成一片，占据了胡同里整个空间，逼着空气跟着它颤抖——那么奔放，那么自豪，向天空，太阳和人，宣告着蝉们的存在。路边的槐树静立着，它知道，自己还可以有许多次枯荣；蝉呢，只有这么一个夏天。

夏天，生命最蓬勃最富有活力的时候，有人死去了；夏天，世界最美丽最值得眷恋的时候，有人向世界永别。

所有的生者，尤其是十七岁的人们，听到陌生人的死，可能只会意识到那是个模糊又遥远的概念；而一旦听到自己熟知的人的死，就会受到震动。死者对我们曾是那样真切，而现在，她死去了。还有一个原因，那样隐秘，然而不可

抑制地显现出来——由这个死亡，联想到自己的归宿。死，只有把它和自己联想起来，人们才开始发现各自内心世界的许多角落。

哦，那缕光透出来了。轻轻地推开那扇门，走进各色的十七岁的世界。

第一章

离开了林秀，高晓帆独自往前骑着车。尽管他总是愿意和林秀在一起，可是今天，离开了女孩子，他觉得有些轻松，可以好好想一想。

这是怎么回事呢？一个人，怎么就死了？

那是怎样一双眼睛啊！她的女儿很像她。有那么一双温存的眼睛的人，会死么？

他感到从脊背到头顶的凉意。那女儿现在怎么样呢？他的心，缩紧了。车轮猛地转得快了起来。

他忽然记起了今年的春游。

在稻香湖，他们四个人划一条小船。

两岸的垂柳已浅浅地飘出一层嫩绿。远山在晨雾里泛出一抹深蓝。湖水很清，船也更自由。都市的喧闹和功课的繁重，在这里被暂时遗忘了。

林秀忽然发起感慨来。她总爱这样。

“真好啊。本来这两天都快把我考木了。到

了这儿，我才又恢复知觉。大概再重的病人来这儿一看，病也就轻了，也许一时不会……”

看着她那陶醉的样子，大家都笑起来。笑够了，就说。话题三转五转，转到了这么个古怪的题目上——在什么季节死去对自己最合适？并且根据各自的性情和对季节的偏爱，分别扮演四季，每人来一段独白。

“春”是舒梅，“夏”是林秀，“秋”是高晓帆，“冬”是沈明。

一切准备就序。为了酝酿情绪，进入角色，他们原是对坐的，现在都转过身，背对着背。林秀忍不住笑起来。“严肃点儿！”高晓帆憋粗了嗓音，活像赛球场上的裁判。

“春”低头想了想，又抬起眼睛望望蓝天。

“我从白雪的被子底下醒了，把一个个冬天的好梦都捡到一块儿，抱在怀里。每个梦都变成了一粒种子，在我心上发芽。大地的枯黄，没在一片嫩绿里。荒原的裸土，穿起了野花织成的衣裳。没有别的季节能像我拥有这么多的希望。既然我是在世界的盼望里走来的，我抱着的就只能是希望，只能是爱。爱的生命的根，希望就是生命的花，生命就是春的主题。春季里每一天都是节日。没有人会在春天里死去。”

三个好朋友都在静听。

小船悠悠地在水上漂。是啊，在春天，怎么能死呢？

“夏”调皮地清了清嗓子，阳光闪烁在她的眸子里。

“我有一顶王冠，名字就叫太阳。我的每一根头发都是热情。我浑身上下都是劲儿。春干不完的活儿，就都给我吧。我有一条特别特别大的绿围裙。我是已经长大的春。嗯，我会让云跑得特别快，庄稼蹿得特别高。我把黑夜都缩短了。我会让所有的希望啦、幻想啦，都无限地扩展，像一个大极了的光环，罩在全人类的头顶上。无论是谁，在夏天都不会死去！”

“夏”一说完，自己就笑起来。笑声惊起了岸边的两只小鸟，小鸟扑棱棱地飞向蓝色的山边去了。

“秋”说：“我跟夏跑的是接力赛。夏的步子奔放，我的步子稳健。我，是希望结出果实的季节。有人说，秋是金色的，其实秋的色彩谁都说不全。田野也不全是金黄的，山上的枫树更是火红，大海在秋天蓝得最深，天空在秋天蓝得最远。一片片叶子就有数不尽的色彩。世界上该有的颜色，在秋天里都能找到。人的笑容在秋天里

也是最甜美的。秋天这么好，人们不会，绝不会在这样的季节里死去！”

每个人都微笑了，阳光温柔地轻抚着湖水。是啊，谁能舍得在秋天离去呢？

“冬”说：“人们总以为我是冷酷的季节，我让世界变得荒凉，可有谁问过冬天的心，是怎么想的？你要是问：‘冬为什么冷？’我回答：‘成熟之后的世界需要冷静，需要思考，也需要学会等待。’‘冬为什么要使万物凋零？’‘凋零了才会更新。’‘冬为什么带来肃杀的气氛？’‘那些习惯了温暖气候的孩子们，会从冬天里懂得人生的严峻。’……冬的特色就是雪。雪的原野印着春的足迹。雪把冬和春连接了起来，谁能在迎接春天的时候死去？”

四个朋友都大笑了起来。笑声震荡着湖面上的阳光。是啊，无论哪一个季节，人都不该死去……

那时候多好啊，高晓帆清楚地记得当时朋友们的眼神。“春”的眼睛，细长细长的，总微微眯着，眼睛里的光芒，从睫毛间透出来。那是一双并不漂亮，但能让人一见难忘的眼睛。“夏”的圆圆的眼睛，黑白分明，又总爱睁得大大的，灵活地转动着，把一切情感都表现得那样强烈和

明朗。这双眼睛会让你不知不觉地爽快起来。这双眼睛展示出了一切都那么分明的女孩子的内心世界。“秋”的眼睛么，除了对着镜子，他自己总也看不见。可对着镜子，又总是见不到和朋友们在一起时的那双眼睛。所以，“秋”的眼睛装在朋友们的眼睛和心里。哦，只要听到那《黑眼睛》的旋律，他一下就会想起“冬”的眼睛，冷静的黑眼睛，透出十七岁男孩子少有的沉稳。这个两岁就失去父亲的少年人，瞳仁里深深的黑色，仿佛可以把任何苦痛默默地溶解。他喜欢和这双眼睛相对，从而感受到男孩子与男孩子注视之后，心里获得的力量。那是准备负重的力量。

红灯亮了，他停下来，苦笑了一下。那时候“死”这个概念，实际上多么模糊而遥远。舒梅笑得多么痛快。可是她哪里想到，母亲的死，正一步步逼近。

舒梅的母亲，他只见过一面。因为沈明的妈妈和她过去是同学，所以沈明有时候去她家，高晓帆也随着去过。不知道为什么，这样一位温和的人，怎么会瘫痪在床上十几年呢？他想问问，却一直没有开口。

病人躺在那儿，说了一两句话，也听不很清。可她的眼睛，那么温存地望着他，让他想起

自己的远在千里之外的母亲。也让他想起了那位草原上的老额吉。

高晓帆的父母都是地质勘探队员，长年在野外工作。他从小在北京的奶奶身边生活。小学毕业的那年暑假，他到大草原上去和爸爸妈妈住了一段时间。妈妈有时候把他托付给当地的牧民家。

刚到草原，他觉得什么都新鲜。一下长途汽车，来不及跟妈妈说句话，就在松软的草地上打起滚儿来；到了牧民家，又缠着那个叫巴图的小男孩给他逮一只百灵鸟；羊群牛群分散在山坡上吃草，好悠闲哪，他一会学羊叫，一会学牛叫……

落日真美。他站在草坡上看呆了。一个圆圆的大火球，打着滚儿滑向对面的坡顶，背后是一片广阔的晴空。沉下去了，那火球。他向草坡的高处跑了几步——又看住了。这样追了好几次，他乐坏了，觉得是太阳正跟他逗着玩呢——一个恒星和一个男孩子。直到他跑上了坡顶，才无可奈何地看着那越来越红的火球，沉入到天地相交的地方去。天空的湛蓝变得越来越浓，终于把他的影子，也溶进深蓝的夜色里了。

白天，他和巴图在大草原上跑啊跑啊，什么都忘了。有一次，他们跑到一处有许许多多小土

包包的地方，巴图猛地收住脚，拉着他坐了下来。他想，那些土包包，大概是牧民们的坟。朝阳默默地每一个圆顶上洒一层红光。四周一片空旷。两个孩子久久地坐在那儿，只感到草原无边无际的安宁。直到远远地出现了勒勒车的影子，巴图才站起来跑过去——那是额吉，巴图的奶奶，拉水回来了。

额吉七十多岁了，可还是每天拉水，挤牛奶，做饭，忙个不停。她那宽宽的颧骨上，泛着草原妇女特有的潮红。她的话，晓帆听不懂一个字，只觉得好听。喊你回毡包啊，叫你喝奶茶啊，都跟唱歌儿似的。只从那眼神里，那抚摸他头顶的手掌上，他就能觉得出额吉的心意。

许多个晚上，他都是和巴图在毡包里入睡的。额吉一边拨着纺锤，一边唱着古歌，慢悠悠的，一个尾音好像可以从草原的这边一直送到草原的那边。每个夜晚，额吉低低的歌声和悠悠的拨动纺锤的声音，都融进那只小蜡烛的昏黄的光里，又随着她模糊的身影缓缓地摇动着。晓帆觉得自己也融进了那声音和光影里。和巴图疯跑了一天之后，常常是巴图早已入睡了，他仍旧朦朦胧胧的，看着那个纺锤，想数数额吉拨上一下到底要转多少圈，可是，常常没等那纺锤停下，额吉就

又拨了一下，或者是，他不知不觉地睡着了。有时候他嘴里轻轻地嘟哝着：“额吉，慢点拨啊……”不知额吉听懂没有，她只是拨下去，唱下去。每天，她都以同一个节奏拨着纺锤，唱着同一支歌。他几乎天天都在那声音和光影之中入睡。后来巴图告诉他，那古歌的调子总不变的，词句可每晚都不同。这些天常有这么一句在额吉的曲调里反复着——为啥要让纺锤慢些转呢？谁能让太阳慢点下坡？——他忍不住笑了。

每天，他和巴图醒来的时候，额吉早已经在晨光里煮奶茶了。蒸汽，把额吉的面影烘得那么柔和。

他快要走了，回北京去。可是额吉那两天感到有些疲倦。那个晚上，没纺线，也没唱歌，很早就睡下了。他和巴图都睁着眼睛——哦，明天，他们就要分手了。他静静地躺在那儿，身边是额吉均匀的呼吸，很慢的呼吸。黑暗里，他环顾了一下蒙古包，模糊地看见挂成一圈的像框，那上面的每一张，额吉都指给他看过。听不懂额吉絮絮的话，他只能猜——这是老伴儿，这是儿子，女儿……其中，只有那个穿蒙古袍的老爷爷，他一直没见到。他想，可能是睡在了那边的哪一座土包包里了吧。

蒙古包顶上的毡子，在夏天，总是揭开的。现在他能从蒙古包顶的木支架的空隙里，望见外面的夜空。他就这么躺着，几颗星星在木架之间闪烁着。夜空那样明净。

他记起了在《少年科学》上看到的一篇文章，说地球总是在很快地转动着，那些星星，也都在不停地转着。他觉得奇怪，难道地球是额吉的纺锤么？那自己为什么不觉得晕呢？唔，等明天，捉一只小虫子放在纺锤上，让额吉拨一下，看小虫子会不会晕得掉下来。嗯，他笑了。真的，怎么竟看不出星星在动啊，它们真是在离我们好远好远的地方不停地转么？他久久地凝望着，把那几颗星印在心底。他想，巴图看着那些星星，在想什么呢？额吉呢，她那么多个晚上都看过星星，她想的什么呢？

妈妈告诉过他，草原上空气清新，夜空就离人很近；星星，也就比在城市里见到的更大、更亮。星星在他头顶上闪烁。世界睡去了。草原和夜空融合了。他仰着头，看啊，看啊。他想到每个人的眼睛都像亮晶晶的星。满天的星。

第二天，当他醒来的时候，外面已经大亮了。晨光里，却没有人煮奶茶。身边的额吉一直睡着。再也没有起来。他永远也不会再知道，看